

# 盐之味

林娇蓉

食盐,厨房里的缄默者,却能唤醒所有人最原始的味蕾。撒把盐,是动宾短语,它更是个动词。对于中年人来说,它每天用到的频率极高,可谓是连着身上的某个零部件一样运作自如。巧妇的早晨不是从一缕阳光开始的,而是始于一把盐。早齏暮盐,描摹的就是这种生活的常态。余秀华的现代诗歌《去凉州买一包盐》她买的是凌杂米盐的生活,张丽钧的叙事散文《一袋盐》让人破译被蚕食的时间密码,迟子建抒情散文《北方的盐》让我们看见白色晶体的亮光,而我品出的,是盐的另一番况味。

厨师眼中的盐,看似微乎其微,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南方厨师,喜欢清蒸,清蒸能保留原味,盐,随意地撒一小把,食物的色香味俱在。江南采菱季,猫耳朵一样趴在水面倾听四方的菱叶,碧玉天青,应了那句“深处种菱浅种稻,不深不浅种荷花”的错落美。菱角长在深潭,离开泥潭也有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,水煮菱角能保持这份傲气。待菱角烧至炭黑,扑腾扑腾的水蒸气吃力地顶开锅盖,采菱人缩手缩脚地撒上一把盐,盐助菱壳软化,易于掰开,菱肉如一只银元宝霸占了画面,一股清香即刻缠绕舌尖,一口软糯咸香充盈口腔。江南清水湖里的湖鲜,长满了无形的脚,这些脚伸向五湖四海,所有吃到家乡菱角的人,都能分辨出菱角的娘家。海边的渔民,把捞上来的活鱼虾,简单蒸煮,盐有趣地退场,还给海鲜独有的味道。来自大海的馈赠,要从一只黄澄澄的膏蟹说起。厨师把梭子蟹翻过来倒置蒸屉,短短的十分钟过后,蟹青的颜色渐变金黄,蟹壳里隐约可见凝固的蟹黄。用舌头舔食壳里的膏汁,咸鲜二字渗

## 围堤

孔令周

这是一段用江边的泥土垒起的围堤。每年的夏天,正是江水泛滥的季节,围堤就起到了防洪的功能。由于长年失修,围堤已经高矮参差不齐,有的地方还露出了口子。围堤上面长满了杂草。在围堤的南面,是一片荒芜的田地,也长满了杂草,不同的是,草长势很好,绿油油的,乍一看,还以为到了北方的某处草原呢,可能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原因。北面,临堤的正是江边的湿地,长满了芦苇,微风拂过,芦苇轻摆,袅袅婷婷,煞是好看,特别是每当芦花开了之后,芦花在风的相携下,脱离芦苇,飞舞在芦苇之上,简直就是一片诗意的空间。站在堤上,向北眺望,不远处,就是沿堤而流的江水,江的对岸,隐约可见人家,朦胧在雾气里,更远处,便是一脊远山。

## 湖岭游记

周微燕

一同事在湖岭的家,类似民宿,早在暑假前就邀约我们去住几天。暑假里,终于大家都有空了,于是乎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朝湖岭进发了。

去湖岭,山路十八弯是情理之中的。在导航的指引下经过七扭八拐的山路,车辆在一栋淡黄色的别墅前停下,大家陆续都到了。远远看去,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映入眼帘,再细看浓荫下小巧的楼房,汉白玉栏杆、淡黄的墙体与路边的大树交相辉映,俨然一幅优美的画卷。同事在一旁自豪地介绍着:“这树是我家的招牌,我家和这棵树,可是网红。凡是来观赏美丽乡村美景的人,没有不在此处打卡的。

确实,此番美景,怎可辜负!同事年近但仍依然精神矍铄的母亲早就在路边迎接我们了。树旁围了一圈竹栅栏,旁边开一小竹门。进去,边上是一个小花园,各种花争奇斗艳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药草,那是老人家的心头好。

一群人提着大包小包进了屋(大包裹是吃的,小包里是衣物)原本略显冷清的小屋顿时热闹起来,欢声笑语不断。不一



入舌尖,直抵心头。对于盐的用途,就在厨师的手里拿捏,多一粒咸了,少一粒淡了,有时,什么都不放,还能吃出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效果来。干了一辈子的厨子或煮妇,靠的是对盐的参悟,像他们脸上的纹路,埋着走过的路。一盘应季而生的食物,盐是笼络人心的点缀。

写文章也是,材料固然重要,但失去韵味,读来就索然寡味。我写过三十年的散文,至今没能写出满意的作品,只能把写文字当成一种兴趣来敷衍。汪曾祺的散文初读很寡淡吧,你再细品,会读出细纹,读出泪水,读出地道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咸香和趣味,那是他给散文撒下的一把井盐,杨绛先生的随笔值得一读,她确实没有迟子建的华丽,没有张爱玲的通透,没有萧红的大气,但它有来自江南精制海盐的清香;西北作家的文字,粗犷而洒脱,字里行间都像似撒下一把粗制的矿盐。我坚信,这些作家文字里的韵味,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添加进去的,增鲜剂,既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辨识度,又有他们孜孜不倦的生活轨迹。

写散文的同时,我也是一名并不太称职的作文老师,改改病句,品品一篇不成功习作的同时,也在给自己的文字进行修剪。有时候,我在给学生修改作文的时候,就会抿抿嘴,舔舔唇上的咸味,让我醒悟:孩子的作文之所以青涩,不是不会运用写作技巧,而是过多的辞藻堆积有了无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喜欢上了这一片围堤。我经常会在工作空暇之余,在这里散步。不只是因为欣赏风景,更因这里适合沉思。思考是人的天性,人活在世上,之所以区别于动物,就是人类会思考。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心灵漫游之地。

围堤已经不重要,或者说,我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立足点,一个载体,而我的头脑,正如一个发射源,间歇交替的电磁波正一圈一圈向四面八方传递出去。我经常会在伫立许久,直至思绪的潮水无边无际,犹如迅速合拢的暮色,最后把自己吞没。

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抵达自己的内心。在围堤的蛊惑下,我觉得是在跟自己的灵魂对话。相约,围堤之上,相对,伫立,默然无语,但已胜过千言万语。想起了电影《英雄》中的场景,无名与无情,茶亭中的巅峰对决,竟如此相似,想来老谋子也是一个会思考的人。

围堤的馈赠也是丰富的。太阳的东

会儿,海鲜、农家小菜新鲜出炉,那香喷喷的味道令人食欲大开。随行的同事的丈夫真不愧是“好先生”的典范,洗菜烧菜洗碗全部包揽,让我们在享受的同时,心虚、感慨又心存愧疚。可人家却说:“没什么,烧菜是本人的爱好。真不愧是大厨风范!”

晚上一群人转战顶楼的阳台。阳台面积很大,前面是汉白玉栏杆,墙上装有几盏古典的壁灯。往前看,是碧绿的树林,偶闻松涛阵阵。夜晚凉风习习,各种椅子、竹床板、躺椅悉数上场,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抬头望天,天空如墨染一般,点缀上无数晶亮的小星星,偶尔还有夜行的飞机来凑个热闹。此时的天仿佛离我们那么近,手可摘星辰,的感觉油然而生!

多久没有看到这么闪亮的星星了?在山下可看不见此种美景。一同事不由感慨道。确实,已记不起有多久没有看到这么清澈的天空了。是我们忘记了,还是环境被污染了,让我们无缘这美丽的夜空?我们总是责怪环境污染严重,殊不知,物欲的世界,快节奏的生活,我们的的心灵也不知不觉被污染了。有多久,我们没有静下心来,停下我们那匆匆的脚步看一看身边的景,身边的人?我们总是借口自己很忙很忙,于是就把那些该关注的景,该关注

病呻吟的繁芜,他们还需要时间读懂生活。这张面具后的真相,随着他们生活经历的丰富,吃到一定数量的盐,自然会懂得写作的窍门。写文章最终要回归自然古朴的,这是一个提炼和稀释食盐的过程。对我来说,孩子的习作就是自己的镜子,也能照出自己的“拙作”之“拙”的所在。

文章写不好,可以不写,甚至少些,乃至不写,孩子的作文没教好,可以尽早松手,以免误人子弟;当不了厨师,大可以不干,但对于中年人来说,你没有尝到“咸”,永远无法得到“甜”。今年年初,家族里的一位亲友失业。他是成功商人的后代,这几年其父由于经营不善,到了破产的地界。人到中年,上有老下有小,今年因疫情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他不得不去工地当了拿日薪的小工,一天180元的工资勉强度日。那天我去找他,他正捂着胸口扛钢筋,豆大的汗水挥如雨下。我的泪水夺眶而出,那个曾经的富二代,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都在空调房里吃一打鸡蛋,练习肱二头肌,而今正“煮海成盐”。他挥洒的汗水,是融化卤煮的盐,抓一把,用来腌制黄瓜、苦瓜、海鱼等食物最合适不过了。眼看那些抹上盐的食物发出钝痛的哀鸣,满地打滚的惨状,那种腌制后的清冽,倒是夏日里最下饭的家常菜。浪子回头金不换,我想他比“啃老”族更有味,那是有担当的男人味。煎熬吧,蒸煮吧,哪个中年人的人生不是被腌制的“盘中餐”?我想,等不了多久,他会走出这段至暗至咸的日子,因为在生活的最深处,会有一些东西正在结成晶石,同样晶莹剔透。

盐是一种基本味道。人生百味,可以不甘,不辣,不酸,却不能不咸。它的咸,是巧妇手中的魔法杖,它是止痒消炎的急救箱,它是腹胀消食的功臣,它是最基础的厨房调味品,也是写文做人最基本的配置。

升西落,潮水的长涨长消,云彩的聚散不定,大自然的一切,都引发人无穷的想象与思考。面对转瞬即逝的东流水,就会不由自主地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”,而不得不佩服曹操的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。

记得与一位高三临近升学的得意学生相约围堤,于是就有了一次印象深刻的对话:

你看到了什么呢?

流水。

从流水中看到了什么呢?

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的过去与未来?!

恍然。如今,这位学生已在岳麓山畔攻读研究生。

我想,关于围堤的记忆,不只留存在我的心里,也在他的心里。

的人一推再推,直至推出了岁月之外。有时甚至连抬头望天也变成了一种奢侈,更不要说一群人聚在一起专为闲聊家常了。其实日子本该是这样的,不是吗?是谁,又是什么时候让它们偏离了原先的轨道?以至于发现时常常觉得手足无措了。

乡村的夜晚总是那么宁静祥和,点亮两盏壁灯,那昏黄的光与几只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倒也相得益彰,偶有几声啾啾的虫鸣,给整个夜晚增添了一种朦胧的美感。一群人,或坐或谈,就着茶水,磕着瓜子、牛肉干。从过去聊到现在,从昨天聊到今天,诸多感慨,令人唏嘘。

聊着聊着,过去的日子,仿佛清明起来,如照片一样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,那么清晰,挥之不去。才发现过去日子里的种种美好,同学情,师生缘,同事谊,是那么让人留恋。

夜深人静,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去,仿佛一动身子,就会惊扰了那些曾经的美好。日子原本是我们自己的,曾几何时起,我们却把它过成了别人的。以至“回忆之时,却发现时间、事情,一如一捧沙,能留住实在太少了。不像儿时,美好太多,溢出了回忆。

我想是时候过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了

# 代沟

金洁

同事王老师喜得金孙,我们相约去吃素面汤。刚一进门,就见王老师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,我以羡慕的语气说:“嫩奶奶当得太幸福了吧?”心直口快的王老师示意我们坐下,轻轻叹了一口气,意味深长地说:“幸福是幸福,可这奶奶不好当呢!此话怎讲?好奇的我们立马围拢在一起,欲听她慢慢道来。

只见王老师随手从茶几上拿过一本书,笑着递到我们跟前。我凑过去定睛一看,是一本厚厚的《育儿大全》,便“扑哧”笑出了声,然后故作夸张地说:“哎哟哟,你应该看《育孙大全》才对呀!”这下,王老师的话匣子一发不可收地打开了。

那天王老师发现床头柜上多了这本书,以为是她老公拿过来的,便有点不高兴地说:“都这么忙了,哪还有时间看书?”后来才知道,此乃媳妇托儿子给婆婆送的“月子礼物”,用意不言而喻,让新手奶奶赶紧学起来,掌握一套科学的“育孙本领”。我们忍不住调皮起哄:“就是,就是,好好看书好好学吧!”王老师却说自己老眼昏花,一拿起书就犯困,这“大部头”专著,愣是啃不下来,于是心想不看也罢,以前从来没看什么育儿之类的书籍,不也把儿子养得既聪明又健康吗?我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可不认你那套!”王老师不可置否地撇了撇嘴,压低声音继续“吐槽”。

新生儿吃吃喝睡,饿了就哭,明明已经饿得手舞足蹈,王老师提议媳妇喂奶,只有吃饱喝足才长得快,可媳妇硬说要严格按照书上的标准,没到规定时间不能吃,以免撑坏宝宝稚嫩的胃。哈哈,听起来似乎都没错。还有其他一些育儿观念的不一致,使得初为奶奶的王老师快乐的同时,直呼这年头奶奶并不好当。

其实,新旧观念碰撞很正常。我有个朋友,孙子高烧不退,病快快查拉着脑袋,看起来几近虚脱了,可她媳妇就是不让服退烧药,说是副作用太大。朋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一时间家庭气氛搞得紧张又尴尬。

## 初为“包租婆”

叶蓓蕾

这是一对90后的小年轻。隔着透明的玻璃窗,一对璧人在阳光下实为瞩目。男孩高挑,眉清目秀;女孩皮肤白皙,扎着可爱的丸子头,青春逼人。许是职业病,每每看到小年轻,会自然而然地同我的某一届学生划上等号,如此一联想,眼前人遂可近可亲了许多。

眼睛是交流的平台。蓝色口罩遮住了他们的口鼻,透过眸子依然可以感受到人物的情感。他们用眼眸细细打量我,一如此刻我多番“审视”他们,都在暗自估量留给对方的第一印象分。

走,带你们上她家去瞧瞧。房产中介小妹浓重的地方口音阻断了我们的“眼波暗涌”。我从尚未坐热的客椅上起身,眼前青花瓷杯里的白茶仍泛着清香。

今日,此地,房产中介,第一次来。正午的阳光炽热,地面热浪翻滚,一寸一寸地灼着脚板。陌生人前不喜多语,对方也秉持着沉默是金的原则,只听房产中介小妹找各种话题,气氛虽有点小尬,但不至于让人手足无措。沿路,三角梅怒放,鸡蛋花炸裂,香气扑鼻,蝉声振鸣,时高时低,适时插奏一曲,此起彼伏的阵阵,倒是淡化了不少尴尬。

从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话里获悉,这对小年轻目前住在岛内,因公司业务安排会暂居岛外一段时间。一家四口人,小两口,加上外婆和一周岁的孩子,家庭结构简单。

房子空置多年,身边的人无不建议外租。犹疑不决的原因唯有一个,怕遇上不靠谱的租户,不想因此坏了情绪,更不愿纠纷缠身。

房子不常住,但依旧保持清爽的模样,加上拓宽的海景视野,乃是一大亮点。小年轻的眼神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欣喜,二人仅是在一侧耳语一番,便礼貌性地告辞,继续往下一站走。看得出来是资深老租客了,而我则是该业里的菜鸟包租婆一枚,道行尚浅。正因如此,便也不

奶奶也好,妈妈也好,都是为了宝宝健康成长,之所以在育儿方式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,说白了只是代沟问题。现在的年轻妈妈大多喜欢“用知识武装头脑”,比较相信育儿书上的理论,同时也希望婆婆与时俱进去执行或配合。而婆婆却习惯用自己当年养儿子的那一套成功经验去养孙子。于是,婆说婆有理,媳说媳有理,往往谁也说服不了谁,很多婆婆因此大发感慨,说原本微妙的婆媳关系因为多了个宝宝而更说不清道不明了。实际上,这种状况不只发生在婆媳之间,母女之间也有深深的代沟,一些任劳任怨为女儿当免费保姆尽心尽力协助抚养外孙的老母亲,同样表示经常被女儿惹得气不打一处来。然而,不管受多大的委屈,那些婆婆和妈妈们总是义无反顾撸起袖子发挥余热,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减轻儿女们的负担,怎一句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得了!

在中国,这样的婆婆和妈妈不在少数,她们从未停歇,从青丝到华发,从时髦到落伍,从精力充沛到力不从心,从把儿女养大到陪着孙辈长大,无怨无悔,负重前行,不图回报,只为倔强守护儿女岁月静好。而更多被生活琐碎牵绊着的女儿或媳妇,对于默默奉献的婆婆和妈妈,一边嫌弃着,一边又依赖着,一边指责着,一边又指着,一边无视她们的付出,一边又坐享这份貌似理所当然的爱。或许等到有一天,曾经的媳妇或女儿也成了奶奶或外婆,终会幡然醒悟:原来她们曾是我们,而我们也终将是她们!到那时,曾经横亘于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已不复存在,只有绵延不绝的爱,仍是这般美好!



将其当回事,凡事讲究缘分,笑着目送他们离去。

聊到“租房”话题,我也曾租住过别人的房子。彼时,孩子尚幼,为免舟车劳顿,遂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,上下课打铃声都能听到的那种,每日便欢喜地在两点一线里奔忙。房东在外做生意,我们管她叫“姨”,房子干净,四层楼的落地房交由我们打理,照他们的话,房子要常通风,得有人住,才有“人气”。其实,不仅有人气,更有很多的人情,在里头,狼狽的带娃时代因此平添了不少的温暖,交往中,相互里,可以触到彼此生命的温软。社会是所大学校,教导我们,礼貌和教养不只是干瘪单薄的客套,还有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。

小年轻的转身,令人以为此事已翻篇。未曾想,不出一小时,中介小妹的电话再度砸来,对方要求二次看房。这回来的是四个人,外婆出马,宝宝陪伴。想起自己,颇有同理心,每到关键点,亦是请动家里的“老佛爷”亲自把关。

这是一位很年轻的外婆,气质佳,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眼神清亮,有着一份洞悉世事的睿智。湖南人,女婿在本地工作多年。她呢,心里惦着女儿,过来帮忙带小孩儿。外婆将里里外外瞧了个遍,老人家居家过日子,办事牢靠,会关注细节。房子虽是“查亲”般遭“严查”,但内心窃喜连连,对方高要求地对待,必会用心地去呵护。宝宝是女娃,“眨巴着一双好奇的眼”,估计是被我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吸引到了,冲着我无邪地笑,露出米粒般大小的乳牙,次卧的粉色系于她再适合不过。

租金上并未有过多的纠结,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人与房的缘分已定,就如你对我一见倾心,我对你一见如故。

尘埃落定,返程之时,留张纸条,上面罗列数条温馨提示,诸如主卧与次卧的空调遥控器可一个多用,客厅的空调需手动,楼上风力大,大门开关需谨慎,注意安全等等。

相信,生命中的有些相遇,于惠风和畅里,会生出微香,弥久不散。

# 说普通话,迎四方宾客;用规范字,显华夏文明。